

傾城紅顏

四面楚歌，八方追杀，穷途末路，
YUAN TUE WORKS
远月·著

血嫁

XUE
JIA 下

是谁跋山涉水，仗剑天涯？是谁提刀跃马，血影回眸，许我一生爱恋？

之笑看云舒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血嫁

XUE
JIA 下

远月·著
远月

之
笑看云舒

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四章 商州受辱

平日去商州要七天，如今情况危急，我用了最快的船，仅仅用了五天就到达了商州。入黑的时候，我到了龙府门前，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到了这扇门前，我就想起当日被他驱逐出去，受尽嘲笑的一幕，拳头又禁不住握紧了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为了方便行走，我将头发束了起来，加上天色昏暗，门前侍卫并没有认出我，说不定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我，我可是新嫁第一天就被休了，但为了凉州，为了血族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

“告诉你家主子，凉州楚漫云求见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平静地说，听到我的名字，守卫愣了愣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。

“不用了，我就在这里。”身后有人说道，我即使不用转过身子，也知道后面的是谁。

听到龙七声音的那一瞬间，我很想掉头就走，但最后我不得不硬起头皮转过身子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一双蓝眸带着微微的笑意，但这笑分明充满了嘲讽与不屑，似乎我是摇尾乞怜的小狗，被他抛弃了，走投无路之后，又死皮赖脸跑回来找他。

看到他这般的笑容，我的心微微地收缩，这种感觉真不好受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尽量让自己显得自如一些。

“龙城主，好久不见。”我抬头坦然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俊美无俦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只是唇间那抹笑甚是刺眼，以前我很喜欢他那双蓝眸，如今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双眼睛。

“原来是楚大小姐，那可真是稀客。”他性感的唇瓣微动，说话间脸上带着如

沐春风的笑容，但说出的话却讽刺到极点，我的指尖深深陷进掌心，我生怕自己按捺不住，最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今天是来办正经事的，凉州被困的将士还等着我去营救他们，我不断这样对自己说。

“的确是稀客，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楚漫云有事请求龙城主帮忙，这是见面礼，请龙城主笑纳。”说完我挥了挥手，一架马车缓缓在我跟前停了下来。

黄金白银珍宝，我不舍得送，毕竟这段时间，正是我们凉州要用钱的时候，听说他喜欢收集名家书画，这次我从凉州搜罗了一车子送来给他。如今时局不好，凉州早已经没有人看这些东西，但他商州繁荣依旧，其他国家也太平，这书画升值比较大。

他随手打开一个画卷，在看到下面的落款之后，蓝色的眸子一下子亮了起来，绽放出说不出的光彩，这画卷如果在太平盛世，价值不菲，他是识货之人，自然知道这车墨宝的价值。贪财鬼，看到他发亮的眼睛，我心中暗骂，但脸上却不动声色。

“楚大小姐如此盛情，却之不恭，曾志你过来把东西拉进去。”龙七说，唇瓣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我心里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如今他收了我的东西，总该替我办点事吧，我坦然地跟他走进龙府。

“楚大小姐远道而来，应该也倦了，小莲你带楚大小姐去歇息。”龙七对路过的一个清丽丫鬟说。

“是，楚大小姐这边请。”丫鬟声音清脆，微微抬头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，一眼之后又低下头来。

“我不累，如果龙城主……”但我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整，就被龙七打断了。

“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如今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还是得避一下瓜田李下之嫌，免得影响彼此的清誉名节，楚大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说完龙七拿眼看着我，眸子纯净蔚蓝，我登时火了，他居然跟我说孤男寡女，瓜田李下，弄得我楚漫云像饥渴已久，要硬上他一般。他以为他龙七是谁？我要是饥渴，凉州又不是没有男人。

“龙城主是当世英雄，是坦荡荡的君子，别人信不过我楚漫云，难道还信不过你龙城主吗？哪会有人嚼舌头根子的，途中我已经歇息过，精神很好，如果龙城主你不介意，我们说正事可好？”我很努力地将自己的怒火压下去，很平静地对他说。

“君子坦荡荡，奈何藤蔓会缠身，男女大防还是要顾忌，楚大小姐豪放不介意，我龙七还是介意的，并且我刚从外地回来，倦了，要歇会儿，如果楚大小姐精



神尚好，可以在门前等候。”

龙七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走的时候头也不回，那看我的眼神冷漠而寒凉，甚至带着厌恶，似乎与我多待一会儿，就玷污了他清白一般。

“好，我在龙城主门前等候。”我跟了上去。

“哦？你要在我的门前等候？”他问我。

“是！”我直截了当地回答。

“门前有陌生人守着，我睡得不安稳，夜凉风大，到时楚大小姐病倒，要赖在我们龙府，这该如何是好？”听到这话，我那个气闷呀，谁想赖在他龙府？如果不是这次凉州有难，他就是十六人的大轿接我，我也不来，但这话我全咽到肚子里了，现在并不是逞口舌之快之时。

“龙城主放心，楚漫云粗生粗养，风餐露宿也是常事，就是今晚下冰雹，我明天依然身强力壮。龙府虽气派，但我楚府也不寒酸，房间多的是，我不需要赖在这里，就是美男，我们凉州也不比商州少，龙城主过虑了。龙城主如果倦了，自行休息，堂堂龙城主，不会担心我会半夜抹了你的脖子吧。”说真的，倒真想用刀子搁他脖子上，就算不杀他，吓他半死也好。

他不置可否，进寝室然后关门，一系列动作十分连贯。

很快他寝室的灯火熄灭了，夜变得很寂静。今晚的风比较大，但比较凉爽，吹着倒舒服。不远处有一座亭子，亭子中间有石桌石凳，我坐下来，靠在椅子上，现在已经夜深，过不了多久，天就会放亮。

我怕躺在舒服的床上，会睡得太沉，错过了时间，他龙七耗得起这个时间，我不行，我必须守着他醒来。毕竟我们凉州数十万大军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，而我不在凉州，不知道冷老爷子是否能守得住，心中太多事担忧，虽然疲倦，但毫无睡意。

这一夜过得特别漫长，感觉等了好久都等不到天亮，无聊的时候，我就拿一个馒头来吃，我打一开始就没指望龙七会盛情招待我，所以早就备好干粮，这不就用上了。

龙七似乎一连半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一般，灯火熄灭之后，里面就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似乎睡死了，有好几次我都几乎按捺不住想去敲门，但最后都忍住了。直到中午他还没有起来，时间一点一滴地逝去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龙城主，该起床吃早点了，我为你准备了香喷喷的糕点。”我一边敲门一边说，然后从我的包袱里拿出几个又硬又冷并且颜色微黄的馒头。

房间里面寂静无声，似乎还没有醒来，一定是故意的，但凡练武之人，警惕性

不会那么低，不可能听不到我叫他。

“龙城主，吃早点了。”我轻轻叫着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敲着门，不曾再断过，我看你怎么睡？可恶。

“准备了什么糕点？”好一会儿之后，他问道，声音带着一丝丝慵懒，似乎宿醉尚未清醒一般。声音落了，我听到衣服摩擦的声音，估计是起床了。

“热气腾腾的上等包子，吃完齿颊留香，我一大早专门出去买给龙城主品尝的。”我说。

“哦？这么上等的包子，我怎么闻不到香味？”一会儿之后，寝室传来了脚步声，然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他一开门目光就开始寻找包子，待他看到我手中那又冷又硬并且颜色偏黄的包子时，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。

“这就是你说的热气腾腾的上等包子，吃了齿颊留香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嘲讽，不过我也不在意。无论怎么说他给我滚出来了，只是既然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整理一下他的衣袍，敞开大半个胸膛想勾引谁？

“嗯，我早上买的时候，的确热气腾腾，又白又香，只不过到了中午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”我说得脸不红心不跳，目光从他健硕结实的胸膛移开，就在这时，他府中的丫鬟知道他醒来，送来温水替他梳洗。

“龙城主，天气寒凉，这衣服还得拉一拉，免得孤男寡妇，瓜田李下，这嫌还得避一下。”昨夜他那句话，我还记忆犹新，所以禁不住讽刺他几句。

“寡妇？”听到我这话，他脸一黑，看到他黑脸，我心里畅快得很，我就是说我是寡妇又怎样？我就是咒他已经死了又如何？

“既然想避嫌，跑来我们龙府干什么？别嫁了三四次，又想装烈女？”龙七声音冷冽，我当场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谁嫁了三四次，我就嫁了一次，出嫁第二天我的夫君就染重病死了，死时全身溃烂，惨不忍睹。我心中暗骂，只是没骂出声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

梳洗完毕，他府中的丫鬟送来吃的，他眼睛瞄着我手里的包子，但嘴里却吃着他们龙府那些精美的点心，点心分量很足，似乎有四五个人的分量，但他也没有叫我吃的意思，而我也不稀罕。

“龙城主，现在太阳猛烈，你府中丫鬟也在此，应该不会有损你的清誉，你龙城主英明神武，文韬武略，我这次来的确有事情请你龙城主帮忙。”我一边说一边在石椅坐了下来，他府中那几个十三四岁清丽脱俗的丫鬟，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。



冷府阳盛阴衰，连厨子都是男的，有侍卫曾嘲笑冷家连蚊子都是公的多，但这龙府刚好相反，阴盛阳衰，看到的大都是女的，并且这女的，一个赛一个漂亮，一个比一个年轻，清一色全是十二三岁，可见龙七这男人，不仅风流，而且还恋童。当年他向全世界宣称嫌我太老的话，我如今想起还耿耿于怀，如今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说我老了，原因就是他恋童。

“龙城主，古少爷他们来了。”有丫鬟进来禀告，将我准备说的话挡了下去，说话的丫鬟眉眼如画，也只有十三岁上下。

“快请！”龙七再不看我，当我是空气一般，这古少爷什么人，迟不来，早不来，偏偏在这节骨眼跑来打扰。

很快脚步声起，外面进来四个高矮肥瘦不一的男子，他们一进来，就跟龙七寒暄开来，显然彼此相熟，他们看到我都微微愣了一下，似乎不曾想到还有旁的人在。

“这位小姐是？”其中一个儒雅的中年男子问。

“凉州的楚大小姐。”我并不想那么多人知道我来商州的事情，正想随便编一个身份，没想到龙七却直截了当地替我答了，气得我够呛，他们许是没有见过我，但一定知道楚大小姐，就是龙七那个年老色衰的弃妇。

对上这四个男子或诧异、或暧昧、或轻浮、或探究的目光，我真想拂袖而去。

“楚漫云见过各位公子。”我站了起来，朝他们淡雅一笑。

“楚大小姐果然国色天香，闻名不如见面。”

“想不到今日有幸见到凉州第一美人楚大小姐，胡某人真是三生有幸，梁兄，看来我们真是不虚此行。”短暂的死寂之后，喧闹声再起，这四个男子开始争先恐后地奉承起我来，而龙七嘴唇轻勾，不曾说过一句话，似乎看着一出比较有趣的戏，我的怒气顿时就要爆发开来，却又发作不得。

桌子不大，我与龙七，再加上这四个人，就有六个，根本坐不下。

“胡兄请坐，古少爷请坐，老朋坐……”龙七一一邀请他们坐下，而位置不够，这时候要不就我离开，要不就那个儒雅男子站着，这个时候龙七拿眼看着我，那意思明显不过，那就是叫我滚蛋。

他想叫我滚，我偏不滚，现在是有求于他，并且时间紧迫，我怕我这要是一转身，他就跟这群男人喝花酒去了，然后几天几夜不回来，我哪儿去找他？

我低头悠闲自如地看着桌子上的糕点，佯装不知道他的意思。

“楚大小姐，你没看到我这儿有客人？”龙七看着我，目光冷漠，声带寒意。

“来者皆是客，我大老远过来，我也是客。”我抬眸看着他，声音轻柔，脸上带笑，他刚我就柔，他怒我就笑，看谁先失了礼仪？

“不是谁都有资格做我龙七的客人，不过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既然你要来，我也不好赶你出去，免得别人说我龙七薄情。你刚才说有事相求，如果是身上没有银两，看在过去的情分，十几两白银我还是愿意给的。”说完他真的给了我十两白银，然后抬眸看着我，我就差没背过气去，时至今日，他居然还敢对我提一夜夫妻百日恩？

“怎么？嫌少？”龙七语气轻蔑，眼神轻佻，其他四个男人看到气氛不对，都不敢插话，最后还是那儒雅男子碰了碰他的手肘。

“我不缺这几两银子，今日我的确有事相求，龙城主如果念在相识一场的分上，借一步说话，漫云自会感激不尽。”这家伙明显是已经下逐客令了，但如果我今日真的转身离开，再想见他一面恐怕就不可能了。

“不用藏着掖着，我龙七是何许人，你因何事找我，我又怎会不知道？如今凉州岌岌可危，被西凌穷追猛打，随时要沦陷，你是想我出兵相助，还是想我替你引见其他两国的国主？楚漫云，你以为你是谁？”龙七看着我，一脸不屑。

“西凌的皇上攻打凉州之前，已经与其他两国国主签订盟约，友好往来，互通有无，开通商埠，降低关税。不过他也说了，攻打凉州，是他西凌家事，外人无权插手，如果哪个国家敢出这个头，日后，虽远必诛。”龙七冷冷说道，那句“虽远必诛”如平地卷起一股阴寒的风，让周围的人纷纷为之变色。

“兔死狗烹的道理龙城主不会不懂吧，这盟约只是一个幌子，再加上人心的贪婪，圣女国、土国、吐鲁国已经在他秦厉的掌控之下，如果凉州也落入他的囊中，下一个是谁？”

我本不想在外人面前谈论这些，只想秘密行事，但龙七却一股脑全说了，我实在觉得恨极，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般可恶，我下意识地将手中那几个微黄的馒头搓成了一团。

“下一个是谁与我何干？我们商州就如一只鸟，哪棵树大可乘凉，我们就飞去哪儿栖息，所以谁强大，谁被灭，我并不关心，只要我们商州百姓安居乐业即可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龙七一边说，一边品茶，动作优雅自如，带着天生的高贵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女人，兴许我还会考虑帮上一把，送点银两什么的，尽尽道义，不过如今你只不过是一个我龙七不要的弃妇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”

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我会为了你与西凌的皇上作对？你以为我会为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，罔顾我们商州百姓，轻易卷入战争？”他说我人尽可夫！我其实早预料到此行会遭到他的羞辱，但没想到他的话竟然难听到这个程度，我气得浑身颤抖。

“我龙七只是一个生意人，商人逐利，做什么都讲求回报，这种亏本生意我绝对不做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如果当日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兴趣，也不会第二天休了你，我当日对你没兴趣，今日对你更加没兴趣，你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。”

在座几位少爷，听到我们的争执，如坐针毡，一会儿就纷纷起身告辞，龙七略作挽留，但人还是走了。

“你去死吧！”我扬起手中揉得极为难看的包子，死死砸向他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其实我就知道求他一点用都没有，只不过冷老爷子不死心罢了，再跟他耗，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。

我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，我怎能这般走呢？我那一车书画他放哪儿了？我赶紧往回走，回来的时候，他竟然在吃我那揉得很难看的包子，似乎味道还不错，而他府中丫鬟正在收拾那一桌子精美点心。

龙七果然是不正常的，被我揉得那么难看的包子，他都啃得下？

估计是听到脚步声，他微微抬起头，看见是我，显得有些愕然，估计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又折回来。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舍不得我？”他问。

“我的包子好吃吧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还行，就是难看了一点，楚大小姐折回来所为何事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不需要你帮我，我只想你替我引见两国的皇上，如果你肯帮这个忙，我感激不尽，自然不会亏待你。”看到他脸色平缓，我又冒出最后一丝希望，最后问了他一次。

“绝对不亏待我？你拿什么谢我？银两？我不缺，美人？莫非楚大小姐想自动献身？还是不要了，我对残花败柳不感兴趣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正在收拾点心的丫鬟都抬起头看我，目光充满鄙夷。

“你还有事？”他问我。

“嗯，有事。”估计已经是愤怒到无以复加了，我竟然出奇的平静。

“说吧。”他懒懒靠在石椅上，斜着眼睛看我。

“正所谓无功不受禄，既然你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把那一车名家书画还给我。”这一车书画价值不菲，我凉州正是缺钱的时候，不能便宜了他，待会儿我换了银两带回去。

“哈哈！”听到我的话，他朗声大笑，似乎遭遇了最好笑的事情，最后笑得竟然咳了起来，怎么不干脆笑死他，笑得气绝身亡？我心中暗道。

“什么书画？你什么时候送书画给我了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”他佯装失忆地问我，他还真会装。

“小翠，你有没见过这位大小姐说的书画？”

“没有。”十二三岁的清丽丫鬟笑咪咪地回答。

“小绿，你有没听过这事？”龙七问。

“龙少爷，闻所未闻。”丫鬟的回答很肯定。

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好你个龙七，竟然连一车书画都吞？

男人我见得多了，还没有见过这般吝啬的，怪不得他龙七能挣得下那么大的产业，原来是靠这种手段，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答应嫁给他。

“贱人！”我狠狠骂了一句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几乎用尽我所有力气，这次他什么都没说，定定地看着我，那眼神竟然闪出了一丝无奈，又带着些隐忍与痛楚，但很快那蓝色的眸子又全变成了嘲讽，快得让我觉得刚才是幻觉。

“我与你比谁更贱？大家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我如果是这个世界上最贱的男人，你楚漫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贱的女人。”龙七冷冷地说，我想叫他滚，但突然想起这是他的家，我想拿起手中的包袱，狠狠地砸向他，砸得他的脸都肿起一大块，但我的手扬了扬，又放了下来。

“算了，我还是不砸肉包喂狗了。”虽然我知道不应该跟他逞口舌之快，但如果不还击几句，我会憋死的。

“楚漫云，你就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？不要忘记这是谁的地头！”听到我说他是狗，他脸色发黑，目光森寒，一副要将我生吞活剥的样子。

“你敢动我一根寒毛，只要我狼云军没有全军覆灭，都会让你日夜不得安宁，你尽管试试！”我狠狠瞪着他。

两人对视，目光如刀如针，恨不得将对方刺死，将对方砍成几块，逼视了一会儿，我转身离开了，好女不怕吃点眼前亏，等我凉州解了困，等哪天他踏入凉州城，我整死他。



“你以为我怕了你？不过我何必脏了我的手，你如今众矢之的，过街老鼠，要杀你的人多了去了。你这样大摇大摆来我们商州，说不定明天就横尸野外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龙七的一个弃妇，别想着我替你收尸。”他笑着说，俊美的脸上和煦如风，听到这话，我心头一寒。

这话虽然毒辣，不过他却无意中提醒了我路上可能有伏击。

“你放心，你死了千年万年，我都会活得好好的。”既然无法要回我那一车书画，我也懒得与他纠缠，只是心中一口恶气未出，即使我不停地深呼吸，心里还是堵得要命。

其实从凉州出发，我一直秘密行事，除了牧歌等个别人，狼云军也不知道我来了商州，这一路我行踪隐秘，就算是来到龙府，也选在晚上过来，估计行踪没有那么容易被发现。

离开龙府，我火速朝东都赶去。不过在东都与商州交界处的山路上，我果真遭到了伏击，好在我早有防备，从凉州出来，表面看仅仅一个人，但沿途都有人保护着，这批杀手没有伤着我，不过这让我变得更谨慎，临时又改变了线路。

东都与古夏朝中都有我们凉州的人，我通过他们表达了想进宫与两国国主相见的想法，可惜被拒绝了。他们一是对秦厉当初立的盟约抱有很大的希望，而是被秦厉所说的“如有阻挠者，虽远必诛”所慑，根本连见一面都不肯。

我终是不甘心，适逢古夏皇上狩猎，我想尽千方百计，终于在狩猎场与他见了一面。我费尽口舌，力陈西凌攻占凉州之后的弊端，结果古夏国主依然不为所动，反而不怀好意地看着我。古夏人天生蓝眸，很多人的眸子都纯净如碧空，但我第一次见到一双蓝眸竟然如他这般混浊，想是常年耽于声色。

古夏的皇上不但不担忧西凌日后威胁到他的江山，反而跟大臣们调笑说想不到龙七的弃妇倒长得国色天香，甚至还问我是不是也跟秦厉睡过？如此轻浮的样子，哪有一国之君的做派？怪不得古夏如今每况愈下，男人多败类。

“我女人无数，但却没有一个像你这般，看似温柔如水，但又英姿飒爽，如果在床上承欢不知又是如何光景？人说在野外野合回味无穷，我做了皇上那么多年倒尚未试过。说不定你服侍得我舒舒服服，我答应出兵也可以，今晚陪我一夜怎样？”他走近我，贴着我的耳朵说，呼出的鼻息灼热而难闻。

说完他高声大笑，笑声微尖，很是刺耳。

感受着他淫邪的目光，我觉得很寒心，虽然也听闻古夏的皇上昏庸无道，好色

苛政，但绝不曾想到竟淫靡到这种程度，无耻到这个地步，看来这次真的是羊入虎口了。如果不是如今局势紧张，凉州岌岌可危，我也不会如此涉险。顶着他色迷迷的目光，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想法脱身。

“皇上说对了，我的确是龙七的弃妇，龙七只不过一城之主，他不要的女人，莫非皇上想要？你就不怕被天下人笑话？”我大声地说，声音传遍所有人的耳朵，古夏的皇上脸一下青一块白一块，他毕竟是一国之君，还是得顾忌脸皮的。

“我的确跟秦厉睡过，秦厉霸道狠辣，但凡他睡过的女人，即使他不要，也绝对不容许他人染指，否则虽远必诛，不管贵贱。

“国王有没有听过我武功过人，与西凌帝王秦厉不相上下，你就那么放心将我放在你的床上？我睡觉的时候，喜欢舞刀弄剑，皇上你就不怕我一不小心……”我低声对他说，目光狠厉，他对上我这般目光，脸竟然猛地抽了一下。

“我是狼云军之主，犯我者，除非狼云军死尽最后一人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否则……为了一夕贪欢，惹上那么多亡命之徒，皇上你觉得值？”我继续低声说道，这声音小得只能让古夏的皇上听到，他的脸变得异常难看。

“本王后宫佳丽三千，燕瘦环肥，怎会看上你这么一个弃妇，看在你毕竟是一城之主的分上，本王不与你计较，否则擅闯狩猎场，乱棍打死，还不快离开？”

说话间古夏的皇上匆匆倒退几步，待他离我远一点之后，声音重又变硬，恢复了一点威严，但依然没有任何王者之气。

听到他的话，我不再逗留，转身便离开。

奔波将近一个月，却一无所获，秦厉出兵之前，已经将我们有可能的退路全部封死了，想起被困的凉州军我心急如焚。

在回去的途中，我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，凉州如今真是一座孤岛了，无人相帮，无人相助，所有人都在等着西凌大军的铁骑踏破整个凉州，他们都是旁观者，他们都是看戏的。

在所有人眼里，凉州必亡。

我不再停留，立刻赶回凉州，决定与守城将士共存亡。冷老爷子估计这些日子都没好好睡过，往日鹰隼般犀利的眼睛里已经布满了血丝。

“秦厉出兵前，已经跟各国订好了盟约，并且恩威并施。如今周边的国家都绝不会出兵相助，要守住这个凉州城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这么多年都挺下来了，这次也不会例外。”我如实诉说了这几日的遭遇，冷老子点了点头，很用力，那挺直



的脊梁让人安心。

“你离开这一个月，两军交战多次，西凌大军虽然发动了猛烈的进攻，但暂时还是撼动不了我们的海军，毕竟我们凉州海军是海上最强的军队。”听到冷老爷子的话，我心中安定下来。

“我们据有云海天险，易守难攻，同时海军实力强大，绝没那么容易被攻破。反之冷凌风那边就危急了，如今过了一个月，冷凌风那边如果断绝粮草，会被活活困死，要不将主力调过去助他们突围？”我说，听到我的话，冷老爷子长叹一声。

“被困的有你爹，也有我的儿子，更有我们凉州的将士，我焉能不急？但据可靠情报，西凌前些日子在洛城、河渊口、虞山附近悄悄驻扎了大军，从这些地方到我们云海，只需要十八天，而我们的主力如果去到土国，再折回来，不仅兵疲马倦，所耗费的时间更是完全足够他们攻陷凉州。

“如今西凌大军就等着我们将主力调往土国，只要我们的人一走，他们就会全力攻城，到时我们所剩的微薄的人力，根本无法与他的大军抗衡。

“凉州与西凌一海之隔，如果守不住云海，西凌大军必然长驱直入，势如破竹，我是怕解了土国之困，等凌风带兵赶回来，凉州已失，失去了凉州的粮草供应，被西凌与圣女国大军再前后夹攻的凉州军，能扛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听了冷老爷子的话，我默然了。如今陷入了两难状态，驻扎在不远的西凌大军正虎视眈眈，只等着我们主力一走，立刻就会像猛虎出山那般攻打我们凉州。但冷凌风那边情况危殆，如果不及时支援，后果也不堪设想，这两者如何抉择？

据探子报，围困冷凌风大军的兵力足足是他们的三倍以上，而我方之中，土国、吐鲁国不少士兵是滥竽充数的，根本不能打仗，如何是西凌龙虎军的敌手？要突围根本不可能，我与冷老爷子翻来覆去地想，最后还是决定让冷老爷子带着凉州主力，去助冷凌风，然后火速赶回。

“漫云，我今夜就走，你一定要扛住，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，一定要撑到我们大军回来。”冷老爷子临走前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重如泰山，凉州这次的存亡，真的握在我的手里了。

冷老爷子半夜带人离开，我知道无论我们怎么隐秘行事，总会被人知道的。果然冷老爷子半夜刚走，第二天，驻扎在那三处的大军，便开始朝凉州奔来，我们主力尽出，如今只能顽抗死守。

我利用这十几天的时间趁黑用海船运来大批巨石，然后抛向大海，分散在各

处，阻挠他们的战船长驱直入。但西凌大军来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，冷老爷子预计他们十八天后到达凉州，但实际大军仅仅用了十四天，便已经到达了凉州海域。

大军到达后仅仅歇了一晚，立刻发动了猛烈的攻击，根本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，就连秦厉也懒得与我再多说一句话，大军一到就呐喊攻城。

因为海底有尖石，西凌大军第一次的攻击有一些船碰了礁，我们的弓弩手在他们混乱之际，一顿猛射，倒是逼得西凌大军草草撤退。

第二天他们的人开始潜入水底，试图摸清大石的位置，双方的人在海底激战，我凉州的海军一直让我引以为傲，但想不到西凌的军队也毫不逊色。

五天之后，他们终于完全摸清了石头的位置，大军绕开石头所在，从侧面突围而来，中间以轻便的艨艟进攻，轻巧地绕过了所有巨石。好在灰狼又赶制了一匹杀伤力比较大的火箭出来，只是经过上一次，西凌大军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，这次焚烧的船只有十余艘，但总算成功阻挠了他前进的步伐。

西凌兵力充足，不分白天黑夜地进攻，我们凉州人手少得多，士兵几乎连日来都没睡过，而我也有些日子没睡过一个好觉了，有时刚合上眼睛就突然惊醒，因为忽然听到了嘹亮的号角声。随着战斗越来越频繁，西凌攻击越来越猛烈，将士显得越来越疲劳，战斗力大减。

每天都有人死去，每天都有人断了手脚，被抬了下去，每天都有人掉进大海，尸骨无存。将士们太累了，号角声一停，倒地就睡，东西都顾不上吃，但一听到号角声，知道敌军入侵，他们又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爬起来，拿起刀剑战斗，有着普通将士所没有的坚韧。

我心疼将士们，我不停地给他们打气，我跟他们说，大军很快就会回来，只要守住这片海域，就会守住我们的家园，就保住了自己的亲人。

将士们也心疼我，总要我多睡一会儿，但我哪能睡得着？虽然众将士奋力顽抗，斗志昂扬，但两军兵力相差还是太过悬殊，我们还是节节败退。

“过五天会有大雾天气，我们老大说了，会在那天悄悄带兵过来助你一臂之力，到时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楚大小姐，你只要再撑五天就好。”红狼这般对我说话的时候，双眼亮晶晶的，似乎很崇拜他的狼老大。

虽然知道他只是三狼帮的首领，虽然知道他的手下就算多，也不足以替我抗击西凌大军，但这一刻我就如濒临死亡的人，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

五天之后，云海果然出现大雾天气，我从小到大还没见过那么大的雾，虽然



我自恃目力甚好，但百米以外依旧什么都看不到，而西凌大军也试图趁大雾攻击我们，但这云海他们没有我们熟悉，所以吃了大亏，一时不敢再动。

大雾天气足足持续了四天，第四天晚上，枭狼来了，看到他身后那黑压压的人群，我呆住了，他三狼帮怎么有那么多人？现在人人都做海盗了不成？

枭狼带着他的群狼大军向我走来的时候，我感觉他这海盗头子，比一国之君还要威风。

“我来了。”枭狼对我说。

那一刻我热泪盈眶，枭狼说原来你也会哭？

我又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，我会哭有什么奇怪？不过自从哥哥与柳丝相继去世之后，我就再没哭过，包括被秦厉诋毁，被龙七休弃，也没流过一滴眼泪。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，竟然很想大哭一场，不知道是太欢喜，还是压抑得太久了？

“谁哭了？沙子入眼罢了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用袖子轻轻一擦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看那夜色下岸上的人

月色雾气，让这四周朦朦胧胧，一切都那么不真实，如梦幻一般。

来的人很多，络绎不绝，但一点都不混乱，整齐有序，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过一句话，纪律极好，一般的海盗都是五大三粗，大大咧咧，豪气冲天，怎么可能憋住这么久不说话？

因为枭狼说了要悄悄上岸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所以我只带了几个亲信过来，然后准备将他们安置在不远处的密林里，但现在的人数大大超过我的预期，三狼帮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

“你不会是秦厉的人吧？”看着那黑压压的人群，我的心由刚开始的欢喜到忐忑不安，最后竟然有点慌。

秦厉向来狡诈，枭狼不会是他的人吧？如果真是他的人，那凉州岂不是不攻自破？我楚漫云岂不是引狼入室了？

许是这段时间与秦厉交手，他的虚虚实实，让我整个人绷得太紧了，看到那么多陌生的人上岸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这枭狼虽然认识了八九年了，但他的来历我可一点都不清楚，有些奸细可以隐藏在暗处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，就等一个最恰当的时机。他不会先派红狼、灰狼骗取我的信任，然后不费一兵一卒，大摇大摆地在我的眼皮底下登陆上岸吧？

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成了凉州的千古罪人，无颜面对列位先祖了，此刻我脑子飞

快地闪过无数念头。

枭狼听到我这话，脸比锅底还要黑。

“谁是他的人？他有这资格吗？”枭狼瓮声瓮气地说，脸色难看到极点，看到他否认，我的心稍稍安定下来。

“你也不要怪我怀疑，我还没见过那么多海盗，你一年要抢多少艘船，才能养活这么大一群人？”

枭狼听到我的话，嘴角抽了抽，然后就冷冷地看着我，高大的身躯带着迫人的气势，看得我头皮微微发麻。

“无论如何，谢谢你。”我对他说，这么多次雪中送炭，这份情谊不浅。

“嗯。”他轻轻应了一声，红狼站在后面，笑嘻嘻地看着我俩，俊美的脸庞漾着淡淡的红晕，那一头像火一般的红发被他挠得有点乱。

“该娶媳妇了，得找一个女人替你梳梳头发，乱糟糟的像鸡窝。”枭狼回眸对红狼说，眉头微皱，似乎受不了他那一头凌乱的红发，但那目光却甚是温和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头，红狼也不闪，只管嘿嘿笑着。

因为上岸的人数比我预期多出了很多，密林里面根本掩藏不下，我便将他们带到密林后面的山脚下，一路上这些人都是很安静，到了山脚下，他们很熟练地生火，然后支帐篷驻扎，似乎很熟悉这种野外生活。

人群里有些是彪形大汉，胡子一堆，脸带刀疤，面相凶狠，很符合海盗的形象，但也有很多高大英俊的男子、温柔秀气的少年，没有半点海盗的影子，甚至就是文弱书生那种类型也是有的，三狼帮的海盗还真是奇特。

夜风阴凉，枭狼估计有点累了，躺在草地上，他的手下很体贴地在他身旁生起火，火光中他的脸带着微微的疲倦。我本不想打扰他，但如今大敌当前，我得知他的想法，于是我朝他走了过去。

“老大，帐篷支好了，地上已经垫了被子，可以进去了。”一个秀气的少年说，他的手白皙修长，根本不像练武之人，还真是挺体贴的。

“嗯，我躺一会儿就进去。”枭狼说，眼睛并没有睁开。我走近他，在他身旁坐了下来，但一时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好一会儿之后，他突然睁开眼睛说：“楚漫云，你怎么还不说话，我等你很久了。”

第二十五章 死生不怨

“你等我？”我哑然。

“不等你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晒月亮？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草地下面一堆石头，躺着很硌人。”他说。

“你等我，不会开口呀？”我笑着说。他听到，嘴角也微微翘了起来，一脸的放松，似乎很享受这野外的新鲜空气。

“你的手下身手怎样？”我问，如果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就没有必要让他们去送死。

“还行。”这话答了等于没答，谁知道他的还行的标准是什么？

“他们都是海盗？”

“我三狼帮的人自然是海盗，难道还是做官的？不一定一脸刀疤，满脸横肉的才是海盗。”许是看到我脸上的疑惑，他又补上一句，被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我不是怀疑他们的身份，只是看到有些像文弱书生，我怕让他们去白白送死。”

“放心吧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枭狼的手下自然不弱，就等着我怎么将秦厉整死吧。”他的声音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狠厉。“你不会有意见吧？”枭狼拿眼瞄着我。

“秦厉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怕到时你没有整死他，就先被他整死了，你还是小心点好。”